



神通與魔術

林秋梧

猴齊天七十二變，又會駕筋斗雲，一拋十萬八千里。這樣本領當時在靈霄殿上是更無人可敵的。可是強中自有強中手，當他再三大鬧天宮時，玉皇上帝便諸了介天上天下唯一獨尊的如來和他做對頭。及至將本事比賽起來，竟然跳不出如來的右掌中，倒被翻掌一攢，把他推出西天門外，將五指化作地水火風雷五座聯山，喚名五蘿山，輕易把他壓住了。自是天堂始得閻羅掌管帝道遐昌。

所以玉皇上帝慇懃地挽留了如來少停一日，召集一切神祇並諸護法，大開安天大會，恭應酬他老和尙。樂得侍者阿難迦葉兩個多吃了龍肝鳳髓玉液蟠桃之類，觀賞了一班仙子仙娥美姬美女的歌舞跳舞，不覺破顏微笑、叫快而歸。

然而少說仍然是小說，上面一段笑話不過是西遊記的一節，並非正史。任憑你怎樣地去講價値，也只可說是以事比理的笑談，萬不能指他作事實。無如一般無知之輩却將這廣一類的怪談信以為真，所以到這廿一世紀科學極盛的現代，還有許多喜歡「火燒紅蓮寺」那樣標榜等影片的人，在熱叫着放劇光，真是無緣衆生難以濟度了。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小說之不足信，更不待言，就是一般所謂正史，也當作如是觀察，才不致被誤。尤其是對於佛教經典越要取這樣會意的觀法，不然一切經的價值倒不及得一部封神演義。現大部分的所謂佛教徒都把封神演義看作正史，更把一切

猴精——銅身鐵骨火眼金睛的齊天大聖鎮壓下去，致墮了三千大千世界萬億人天，以及一切生靈各得安居樂道，遂使玉皇上帝也要在他老和尚蓮座下行禮稱謝。莫怪乎我們後世一般蠻民舊念不忘，動輒便道：佛法無邊，神通廣大。

你看，我佛這麼一舉手便把介橫行無忌的猴精——銅身鐵骨火眼金睛的齊天大聖鎮壓下去，致墮了三千大千世界萬億人天，以及毫無疑義而信世尊未生前便在空界的兜率天，出世時則從摩耶夫人右脣而生。長生不老，現時還生存在西方。這老實和西洋的基督教處女馬利亞不和她的丈夫約瑟，或而番相信處女瑪利亞不和她的丈夫約瑟，或而外任何男子交媾而能懷孕生出耶穌同樣是非科學的迷信了。

永明禪師道：

大涅槃經云、若言釋迦如來、從兜率天降神母胎、乃至入相成道、此是虛聞曲見、

(宗鏡錄卷十六)

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見「傳心法要」卷下）

吾人所說的都有根據，於此越加明瞭起來。

原來佛教經典幽深，又多寓言，宗旨玄妙，文義繁縝，非上根上智儒釋兼通的不能窺其一二，稍具才智的一知半解者流，偶閱經中譬喻，即笑其荒唐無稽，而不力求理解，愚昧的只是死執文字，如背誦鑽忘紙一般，終找不出正信之路。所以禪宗極力提倡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令人真參實究，就是要營救這箇蔽病了。

大禪師說：

佛說：大藏教、大諦三千、小喻八百，只說程限底文字而已，若謂如來實有任麼事，則勝佛法僧。（見「大慈法語」卷上）

我們看經要有這樣的留意。是極吃緊的。然則佛法無邊神通廣大的字眼便不合適於佛教嗎？這却未必盡是。不過佛教所說的神通都是用於美化偉人、讚揚其行爲的莊嚴之文學詩、或文學而已。斷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

現在依「俱舍論」所說，神通有六種、

一、漏盡通……滅盡煩惱的通力。

二、天眼通……看見肉眼所不能見的無形的通力。

三、天耳通……聽取無聲的通力。

四、他心通……人心觀破術。

五、宿命通……對於過去的觀察力。

六、神足通……謂變現出沒自在。

這六種叫做六神通。

華嚴經於此而外，更加上四種，叫做十神通。就是

一、現神力通……人間以外的神力。

佛說：大藏教、大諦三千、小喻八百，只說程限底文字而已，若謂如來實有任麼事，則勝佛法僧。（見「大慈法語」卷上）

通力。

四、現化身通……對於時・地・人現種々假相。

以上六通和十通，就是我們亦具有其一部分，即依學問和修養力去減小煩惱的便是漏盡通的分得者。⁽²⁾文明人能利用望遠鏡，顯微鏡等光線的便是一分的天眼通。利用聽音器

聽音器、電話機、電信機、無線電話的便是天耳通。⁽³⁾心理學者和人相學者是依據骨相學去觀破人心的，所以可說是他心通。⁽⁴⁾歷史家用種々的方法去判明幾千年過去的事情，這便是宿命通。⁽⁵⁾運用汽車、汽船、輕氣球、飛行機等文明利器的正是神足通。⁽⁶⁾根據學術和修養力而能為平常人所不能為的叫做現神力通。⁽⁷⁾為救濟社會而東奔西走八方活動的便是得了現多身通。⁽⁸⁾能使社會發生善良的美風的可謂之具有刹土莊嚴通。⁽⁹⁾為感化貧民或特種事態的人，竟與之同化而作犧牲的活動者，這便是得了現化身通的。⁽¹⁰⁾可見人人皆有神通不論是世尊的特有，不過世尊是箇世界的大偉人，他的神通力比較常人是非常地優越着，所以稱之曰、神通自在、三世了達。這便是俗語所謂佛法無邊神通擴大了。

然而世尊的神通自在是相對性的，不是神祕絕對性的。是由戒定慧三學的修行自然而然所得的結果，不是用什麼苦工去鍛就的。苦工鍛出來的是鳳陽的盜術，或天華天榜等

的魔術。作這樣苦工的不是佛教的眞目的。

所以佛教有神通而不重神通。「林間錄」(卷下)有下面一段記事。

斷際禪師嘗與異僧遊於天臺、行數日值江漲不能濟、植杖久之、異僧以笠蓋舟登之浮去、斷際漫罵曰、我早知汝、定捶拆其脣乃快也。異僧稟曰、道人猛烈非我所及。佛教尤其是禪宗不重神通怪力於此可知矣。

奇術魔法含有欺騙恫喝自利眩暎等不純的性質存在着。而容易和神通混同。世人捨本逐末、不知終始、好學奇術魔法以爲神通、所以佛教排擊奇術魔法、不重神通、使一般人知所先後、而近於道。如是去用工夫則不求神通而神通顯現矣。

「聊齋」有這麼一段笑話。

昔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頸、而神觀爽邁、明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

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黏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賚諸徒、且囑盡醉、王思七八人、壺酒何能遍給、遂各覓益盃、競飲光酌、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寢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瓊項、斷乍作霓裳舞已而歎曰、仙々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餞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羨眉畢

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晴、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凡上者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誤樵蘇、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竝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還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爲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墻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

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

不信、王徵其作、爲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轟然而倒、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瓦珊瑚、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

現在佛教徒如王某不求其道而只欲求其術的實在不少、且這些人所求的術大都屬於穿繩之類、所以結果不至於觸硬壁、而頭暱不

止也。

總而言之、佛經中有什麼芥子一粒能容須彌山、佛以右足大指按地、應時三千大世界地大震動、或一箇毛室之中有十萬無邊國土其一國土各有無量數佛在說法等々記載、一見似乎不可思議的事、但這都是爲形容了達開悟的境界和心靈的感應、而表現出來的文字。又所謂神通者直是人々俱有的一種潛

在能力、決不是什麼特種人所特有的奇術魔法。古德云「一切不可思議事、於一切處、悉能普現、其唯一是虛清淨法身之應用耳、此法身者即是心也」（「宗鏡錄」一八）所謂心就是佛、盡天地一切皆佛、所以人々都是佛、人々已是佛、自然人々都潛有神通之力。只要你肯依據戒定慧三學去修行、便可以得着神通、而至於無邊廣大。



我觀佛教與食肉帶妻問題

屏東市 艷 僧

艷僧者艷福和尚也、釋號太滑稽、號名榜出令人嘲笑不已、艷僧之說、欲將艷福遍布於僧衆也、艷者有納妾室福者有食腥物、僧食、非所禁也、惟有羈情之馬牛、不忍食其者所謂人也、余之自嘲詩之句云「不着袈裟不誦經、破戒何曾汚佛庭。」余之祖宗亦崇佛之教徒也、雖不課誦經義、亦冀成佛也、艷非舌辯家可比也。

艷僧又俗號蠻僧、偷閒以弄筆墨耳、工拙不可以爲笑柄、蠻僧則不慣於筆戰、又非文章駁刻匠也、論長評短、講是說非、余所不慣又所不歡迎者也、所以不敢放紙虎於新聞雜誌上、而狼假虎威者非也、有古句云「說人是非者、便是非人」雖是亦非也、日下儒釋之論戰復生、早有崇文社之鳴鼓集、余未曾拜讀、內容不深知也、所聞者悉以寺院齋堂之和尚、尼姑為對待耳、豈知儒釋教中有所不同者、因其所處國土、民族、風俗、民情、思想之異、而其同點之處亦不少、究